

談花鳥畫尺度的當代創新

韻度曲

縱觀中西傳統繪畫，自古寫花鳥蟲魚，皆恪守自然物象尺度。無論蜻蜓蝴蝶、草木繁花，畫家絕少將物象刻意放大，這並非技法束縛，而是根植千年的美學觀與自然觀。

中國畫講「合物理、順天機」。古人作畫重寫意、求神韻，卻不隨意僭越萬物本來形態。一花一蟲，大小得體，各安其位，方能呈現山野清逸、自然有序的氣象。若誇張物象體量，便會打破天地平衡之趣，失卻平淡天真的國畫本質。西方古典繪畫亦同，以視覺真實、科學比例為準，講究再現客觀世界，不隨意改變物象尺度。

究其根本，古人守尺有度，除了美學理念，亦受時代局限。古代僅憑肉眼觀物，沒有微距、鏡頭、顯微視角，人對自然細節的認知有限，自然形成「物有定形、形有定尺」的固有創作範式。然而藝術之道，貴在因時而變。傳統法度可尊，不可死守。規矩由前人經驗建立，便可以由後人隨時代審美突破。但創新絕非肆意妄為，所有突破必須有合理的藝術邏輯支撐，否則只會流於荒誕與形式。

當代視覺文明迭代，攝影藝術的淺景深、焦點構圖，為國畫革新帶來全新啟示。我們不再局限古人的肉眼視野，可以用更立體、更聚焦、更具層次的方式審視萬物，這正是當代畫人突破傳統尺度的合理依據。

余近作一三尺紫荊花圖，即為一次現代視角的筆墨嘗試。畫中打破傳統花鳥平均構圖與固有尺度，刻意將前景主花放大刻畫，花瓣飽滿層次細膩，氣勢舒展充沛；後方枝頭花叢則虛化收斂、淺暈淡染，遠虛近實，層次分明。此法取鏡攝影焦點透視效果，以前景主體凝聚視覺重心，以遠景虛空烘托畫面氣韻。

這種突破，不是悖古，而是融新。畫面骨架仍恪守國畫筆墨精神，枝幹蒼勁寫實，暈染遵循水墨肌理，保留傳統花鳥的清雅古韻。僅在視覺構圖與物象尺度上融入當代美學，古為體、今為用，守其神而變其形。

可見，真正的藝術傳承，從非刻板複製古人，而是師其心、不泥其跡。古法之美，在於心境與氣度；當代之新，在於視野與語境。身處新時代，畫家當兼容古今，以傳統筆墨為根，以現代視角為翼，適度打破舊有尺度桎梏，賦予傳統花鳥全新的視覺張力與時代氣息。



●筆者新作三尺彩墨畫「紫荊花」。

作者供圖

走出圍城

姚弦雅音

最近我常常穿梭於香港與深圳之間，在學院繁雜的工作與音樂教育的細碎觀察中輾轉奔波。生活中步履匆匆的日子，往往會陷入一種慣性思維的圍城，但我希望更好地沉澱和思考，走出圍城，獲得人生新的開悟和提升。

這些天遠赴斯坦福求學的小女兒學成歸來，親眼見證她圓滿完成學業、褪去青澀、從容成長，心中滿是釋然與欣慰。看着年輕一代逐光前行的模樣，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當年，也想到了教育的本質，每一次的成長其實都需要走出圍城，突破自我。

當年為小女兒更好感受音樂之美，我創新出「小小小天使課程」，早前我去旁聽姚珏天才音樂學院開設的這個課程，觀察不同階段的孩子上課，有一個問題時常盤旋我心頭：一把好琴，對於初學的孩子究竟有多重要？

很多家長常有誤區，認為孩童初學無須苛求器材，隨意一把琴便可練習。但其實音樂的啟蒙，從來不是急於上手演奏，而是始於純粹的聆聽。學樂之道，先聞聲、再辨韻，先認知美好音色，再習得演奏技法，聽覺審美，是孩子音樂之路的根基。

不少家長執著於「速成」「省錢」「將就」，困在「初學無須好琴」的認知圍城裏，殊不知，劣質樂器渾濁失準的音色，會日復一日侵蝕孩子的聽覺感知。久而久之，不單要耗費大量精力去修正音準，更會模糊孩子對美的聽覺記憶，甚至慢慢消磨掉學琴的興趣。

當然我也明白，好的樂器價格不菲，並非每一個家庭都可以輕易負擔。生活中的圍城往往被現實的條件所束縛，但其實只要有正確的觀念，遇到困難總能找到走出圍城的辦法。教育從來不是一味追求昂貴的器材，比樂器更重要的，是老師正確引導，幫孩子建立聽覺審美。條件有限的家庭，也可以通過多聽優秀演奏、多接觸好的聲音，彌補樂器上的局限，守護孩子心裏對音樂的嚮往。樂器是工具，真正珍貴的，是孩子內心對美的感知。

「圍城」其實來自於著名作家錢鍾書抗戰時期被困於上海時寫作，1947年完成的小說《圍城》。當時現實中條件艱難困苦，他和妻女擠在復興中路573號上的一個「亭子間」，就是在樓層轉彎處一個又小又矮的小房間，但他卻用幽默的筆觸完成了這部名作。1990年這部小說還被拍成了電視劇，深受觀眾喜愛，「圍城」也被指一種心態，一種執念：「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，城外的人想衝進去。」

走出圍城就是人生最大的通透，不因於外物、不執於表象。人這一生，事業生活處處皆是圍城，如果執念於心、守舊僵化，越是緊抓不放、反覆糾結，越容易困在情緒與執念裏寸步難行。其實很多眼前的煩惱，放一兩天再回頭看，便已經不再那麼沉重。不必事事緊抓不放，有些難題，交給時間，反而會慢慢顯現答案。懂得適時放下，好好安睡，才能行穩致遠。教育如是，人生亦然。不因於心之圍城，不執於一時得失，以聆聽之心感知美好，熱愛生活，就是最好的人生。

讀史拓格局 行路見山河

鄧飛飛

俄羅斯經典歷史劇《葉卡捷琳娜大帝》，有一段對白每每重看，都引人深思。

當時仍是待嫁女兒的未來女沙皇說：「俄國在歐洲人的眼光裏，不過是一個亞洲國家。」母親卻淡然回應：「它是一心要稱霸歐洲的亞洲國家。」即將遠嫁沙皇的女兒隨即笑言：「那我便要做稱霸歐亞的皇后。」短短幾句對話，不講宮廷權謀，講的卻是看待世事的眼光。同一個國度，視角轉換，眼界格局便全然不同。

近日學校議會通知我，赴俄羅斯作教育宣傳的行程大致敲定，懸於心頭的一樁事，終於可以落實。我打算帶女兒一同前往。旁人聽到，或許會聯想到劇中這位傳奇女皇，我當然不是要把女兒培養成另一個葉卡捷琳娜大帝。雖然我喜愛歷史，也不至於中毒和執迷到如此地步。我心裏所想，不過是借這一趟遠行，盡己所能，托舉她的認知與格局。至於日後她是選擇平淡安穩的人生，還是願意投身事業、一展抱負，那都是屬於她自己的人生抉擇，我不會加以強求。作為長輩，能夠做的，只是幫助她打開看待世界的視窗。正如台灣一位歷史學教授所說：「歷史乃是擴充心量的學問。心量一旦打開，面對世事的承受力自然隨之增長，心胸格局亦隨之開闊。人便不易困囿於雞毛蒜皮的瑣事，不為無謂的是非糾結內耗，活得更加自信從容。」

向來人們都說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二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但我始終以為，不妨先讀書，再行路。倘若胸中沒有書本積澱的知識與史識，縱然走遍千山萬水，眼裏所見，也僅僅是浮光掠影的風景。唯有先在書卷之中積累認知，再踏足遠方，眼前山河，才會與書中的無數故事彼此呼應。

站在古戰場，會想起《弔古戰場文》裏「此古戰場也，常覆三軍」的蒼涼慨嘆；行至劍門關，腦海浮現陸游「細雨騎驢入劍門」的詩意畫面；遼闊的俄羅斯原野之上，又會記起《齊瓦哥醫生》那句：「這裏只有一件大事，就是大地！」

書本給我們底色，行路給我們現場。讀史不是為了複製前人的功業，而是借古往今來的人和事，修煉自己的胸襟。我們帶孩子遠遊，所求從不是打卡多少名勝，而是讓歷史走進現實，讓眼界化為心量，在書卷與山河之間，慢慢長出屬於自己的格局。

百家廊

梅冬

想起我的祖母

百家廊

梅冬

鵬情萬里

氣候變暖導致冰川融化的惡果，用一場震驚世界的泥石流，給全世界發出了警告。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吉隆口岸被泥石流瞬間吞噬的一段視頻，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。畫面中，滾滾的泥石流急速奔騰，橫衝直撞，四下裏逃散的人群，渺小而無助。最新的統計數據，在這次災難裏，失聯人數攀升至約5,000人，已知遇難的人數超過900人。

吉隆口岸的搜救令人揪心，各方救援力量不斷結紮，但仍然沒有獲救生還者的信息。從尼泊爾衝過來的巨型泥石流，在不足7分鐘的時間裏，將口岸一帶所有建築，瞬間夷為平地。無法想像那一刻，身陷災難的人處境有多兇險。尼泊爾一側的死亡人數和失聯人數還在飆升。幸運的是一隊被困在施工隧道裏的工人，大約有350人得救了，救援隊伍正想盡辦法，讓困在同一隧道內的另外約100人也能安全撤離。

離災難發生一周了，艱苦卓絕的搜救，還在持續之中。茫茫山谷，冷峻巍峨，山形險峻，救援難度極大。央視前方的記者說，因為地形複雜，天氣不穩，救援帳篷無法搭建，為防止野外露宿身體失溫，衝在第一線的救援人員三天三夜未能合眼休息。屏幕裏，石塊泥

嫌母醜。」我說就是，我就不嫌我媽。祖母打斷我說：「你媽可不醜。」那一刻，我體會到不能信口開河的穩重。我聽過母親對祖母的抱怨，卻從未聽過祖母對母親懼怕一句抱怨。我的祖母她得有多大的胸襟，才裝下了這家那家產婦的隱秘，裝下了東家西家的是非。

大約在我七八歲時的一天傍晚，祖母走進了隔壁賓二孀家，我亦跟着去了。祖母趕我出去，隔了一會兒我又溜回到二孀家門口。我看見祖母坐在火堆前，懷中托着一個小嬰兒正在包裹。二孀蓋着被子躺在在床上，她喊道：「葉大娘，好像還有一個。」祖母於是從被子下面又取出一個嬰兒。我被母親拽回家後，聽到母親說二孀真能幹，生了一對龍鳳胎。因為不足月，3天以後，兩嬰兒就沒了生氣。祖母接生前，接生時，接生後，一句有關二孀與兩孩子的話都沒有說。長大後，見多了婆婆媽媽喋喋不休的女人，就想起我的祖母，她的心能裝下一切，她的嘴就像封了印。我愈發感覺我的祖母不同凡響。

祖母生養了兩個兒子，帶大了8個孫子（女），我們都是在她背上長大的孩子，她無怨無悔，從未打罵於誰。她又溫暖又嚴厲。如今，祖母接生的最小的自家孫輩都已40多歲，說起祖母，家中

八姐妹沒有一個不說她好的。對於我們孫輩，祖母只是盡力愛着護着，從不指責我的父母教育方式有什麼過錯。她總是對生養了3個女兒的母親說：「你的福氣在後頭。」在重男輕女思想嚴重的時代，這是對母親最好的安慰。她見過了太多被嫌棄女嬰的事件，她的心裏一定有某種隱而不說的希望與袒護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現在醫院裏一個呱呱墜地的小生命嘹亮的啼哭，將我托舉到了祖母的高位。凝視着眼前這個充滿活力的小生命我百感交集，祖母的形象又一次清晰地浮現在腦海裏。我在心裏默默念道：祖母，你又添玄外孫了。年輕時的祖母，以嫺熟的技術，迎接了不計其數的新生命來到人間，她對子女後代更是以博大寬厚的胸懷，呵護關愛，我彷彿感到她一手迎接着新生命、一手托舉着一個家族的未來。祖輩愛護孫輩，在她心中天經地義，義不容辭，這不僅僅是血緣親情驅使，更是她對一個家族百年戰略的領悟，雖然她不會用華麗的語言表達，但她用實踐與親歷親為，詮釋了她對待人生的赤誠與擔當。月耳井場鎮及方圓十里，在她去世的30多年後，依然有人念起她，念她的好、念她的為人處世、念她在曾經貧困的時代帶給人們希望與盼頭。

區以太平間與火葬場負荷過載，等待火化的遺體需要排隊10天。比利時、匈牙利、羅馬尼亞、愛爾蘭、意大利、荷蘭、波蘭、捷克、丹麥、西班牙、英國等地，都在今年夏天出現了打破歷史紀錄的高溫天氣。

但，在引發氣候變暖的碳排放問題上，各國卻始終難以取得共識。美國一直是全球累計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，在事關全球氣候治理的《巴黎協定》上，卻反覆退出，不顧世界公論，逃避理應承擔的責任。歐洲也以政治正確為藉口，大幅縮減減排目標。唯有中國，始終信守承諾，從生態保護到產業綠色轉型，堅定推動減排目標的落實，讓國際社會看到希望。

我們同坐一條船，有且只有這條船。香港持續的多雨高溫，歐洲異常的熱浪，喜馬拉雅發怒時崩落的冰川，不斷在告誡我們，順應自然、敬畏自然、愛護自然，才是這場災難留給人類最珍貴的一課。



●泥石流襲擊尼泊爾一側時的場景。網上圖片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我所見的蘇永康多年來都很低調、很安靜，而我認識他這麼多年，除了大家約定要做個人專訪，兩個人面對面，就不能不說、不能不答，否則平時跟他在活動或公開場合見到，他只會禮貌地打個招呼笑一笑，或最多跟他講兒子才會多講兩句。最近才知道他低調行善的藝人，多數人總先想起古天樂，但其實蘇永康也默默耕耘了20年，在內地行善助學童。

今年58歲的他，行善低調，極少對外張揚。最近他與太太馮翠珊出席慈善晚宴，當場再捐出20萬港元，幫助偏遠山區의 貧困學子。時間回到20多年前，蘇永康走訪湖南鄉村，親眼看見當地學童在簡陋環境中求學，內心衝擊很大，從此踏上助學之路。他陸續出資興建五所希望小學，分別以父親、母親和太太的名字來命名。

2014年結婚時，他送給太太最別具意義的禮物，並非鑽石珠寶，而是一所學校。十年光景，逾千名山區孩童，已在這些校園裏度過讀書時光。他也會帶上兒子，親自走進湖南的學校，讓孩子親眼看看另一種生活的模樣，從中學會珍惜，也懂得什麼是善良。

如今部分村落校舍已足夠，不需再蓋新樓，他們便把資源改為直接

資助，補貼學生在學習上的雜費與日常開銷。蘇永康感嘆，孩子們的願望單純得令人不捨——只盼能有一套籃球場。

談及此事，他說得坦率：自己談不上多富有，也沒想過要什麼回報，只是從收入裏撥出一小部分，能幫得上就幫。不圖關注，不慕掌聲，踏踏實實地把資源放在教育最需要的地方。真正的善意，往往悄無聲息。

其實很多藝人都用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渠道做很多好事，不過有些人不介意公開，但卻不會刻意公開。除資助貧困兒童、資助貧困家庭之外，我認識的朋友中有不少私下幫助患重病的、家境貧窮無法負擔昂貴醫藥手術費的人，他們都真是二話不說，悄悄出力。又例如智行基金會主席杜鵑，他數十年來幫助了內地數百名愛滋病遺孤，本身又是位熱愛藝術、支持不同藝術的有心人。



●蘇永康一家三口溫馨合照。作者供圖

當「真相」遇上「真理」

湯禎兆

ViuTV 播出的律政劇《COURT！》，是ViuTV與銀河影像繼《三命》後的第二度合作。如果說《三命》成功引起話題，那麼《COURT！》在演員表現與劇本扎實程度上，可謂更上一層樓，完成度明顯提升，非常值得觀眾追看。

劇集的核心，是透過法庭處境探討真相與公義之間的灰色地帶。它聰明的地方在於很多時候都迴避直接給出答案，卻透過不同單元的蛛絲馬跡，讓觀眾自行聯想、拼湊，甚至反思。這種留白的處理手法，不但增加了追看的懸念，更將思考的空間交還給觀眾，令全劇充滿耐人尋味的餘韻。

首個單元聚焦在一對一的法律情境，重心落在由邱士縉飾演的裁判官Peter身上。面對這類各執一詞的案件，裁判官很多時候根本無法確切掌握客觀真相，只能選擇接受其中一方的陳述，繼而作出裁決。這

種困境令Peter深感困擾，也因而牽引出他與老師之間，對於「Truth」的根本分歧。

在Peter眼中，Truth是「真相」，是唯一的客觀事實，是可以透過證據和邏輯推理而得的答案。然而老師卻回應：Truth是「真理」，帶有宗教性的謙卑意味——裁判官也不過是凡人，不該自以為擁有上帝視角，能夠洞悉每宗案件的絕對真相。作為裁決者，更需要的是一種自覺渺小的謙卑，明白自己能夠掌握的往往只是片段，而非全貌。

這份理解上的差異，直接導致Peter在整個單元中不斷掙扎，亦大大困擾他最終的裁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五集宣讀判詞的一場戲，製作團隊刻意以開放式手法留白，隱去了真正的判決結果。觀眾無從得知Peter最終如何裁決，但正因如此，那道關於真相與真理的叩問，便不止困擾劇中人，更被拋到觀眾面前，邀請每一位觀眾一同思考：假如你是裁判官，你也會如何抉擇？